



山胡椒

山胡椒小檔案

中名：山胡椒
俗名：木薑子、山雞椒、山薑子
學名：*Litsea cubeba* (Lour.) Persoon
英名：May Chang
科別：樟科 Lauraceae
分布：全省各地
生態與性狀：為落葉性灌木。全株含香氣。葉互生，具柄，葉片呈披針或長橢圓披針形，長5-10公分，寬1-3公分。花朵單生或數朵聚生。核果球形，約4 - 6公釐，熟時呈黑色，含辛辣味。花期2-4月，果期6-8月。
功效：葉之煎劑有抑菌作用。根和種子有治風濕、胃痛、消腫止痛之效。果可作為調味料。
原住民名稱：Makauy (泰雅族)

樣，賦予一種連繫、衍生生機的催化作用。

山胡椒分布在中低海拔，樹型纖細，成樹約2-3公尺高，果實成熟後會散發特殊的香氣。在成熟的季節，原住民摘取幾顆種子，擠出果實汁液，摻以薑片，即成味美甘鮮的高湯。原住民以洗淨的馬告，曬乾水份後，以食鹽進行長期保存，是原


住民與動植物的關係密切，並融入圖騰、禁忌、祖靈等抽象的意念，有別於由個人經驗、生活環境、世俗桎梏等所形成的文明社會規範。馬告國家公園在過去成立的階段，所遭遇到的紛紛擾擾，涉及了國家生態人文遺產的保留問題。原住民所稱的馬告，即是本文要介紹的山胡椒。研究古南島民族史前文化「食物採集和語言關係」的研究發現，山胡椒和高粱、小米、蕨類、咬人貓等為野生植物同源詞。

泰雅族語中的馬告，意為綿延繁衍、充滿生機之意。原住民食物材料簡單，調味材料也就地取材。俗話說：“三日不吃酸和辣，心裡就像貓兒抓，走路腳軟眼也花。”因此，調味料在食品中扮演著催化劑的角色。馬告和紅刺蔥即為原住民的主要調味品，其中，更以馬告最具特色。馬告不僅是一種食材植物，內涵精神就如作為調味品的功能一

住民家庭中很道地的一種家庭調味料。

以山胡椒燒水洗澡，可免暑天生瘡子。「馬告」還有刺激性慾的功用，因此也是深受原住民喜愛的原因之一。其水萃取物有防白蟻之效。

另一個在中國有關山胡椒的傳說，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在等待夫君從戰場上歸來，殷切期盼不果的情況下，死去了化作山胡椒樹，有人吃了它據說可以治肚痛，因此村人便相信是死去的女子化作的。無論如何，台灣原住民亦普遍利用山胡椒的果實或葉子，來治療腹痛、胃寒等腸胃道問題。

在國外，山胡椒被稱為May Chang，主要的用途是萃取其精油來進行芳香療法，用途作為安定、抗菌、寧神和治療皮膚疾病等。馬告作為無可取代的重要植物之餘，更已根深蒂固的成為原住民的精神象徵，守護繁衍族人的生機和活力。



麵包樹小檔案

中名：麵包樹

俗名：羅蜜樹、麵包果樹、麵磅樹、八寶樹、罷接絡

學名：*Artocarpus incisus* Thunb. L. F.

英名：Breadfruit

科別：桑科 Moraceae

分佈：全省各地

生態與性狀：原產馬來西亞。為大型喬木。主幹筆直向上，基部有板根，植株呈傘狀，所以非常葉子一般呈菱形、卵形或是寬卵形，長20-60公分，寬14-45公分及葉全緣或是羽狀淺裂至羽狀中裂，葉子是屬於厚紙質，被毛茸；葉柄黃綠色，肉質，長7-12公分。托葉一對，呈苞片狀，卵形。花序為柔荑花序。

食用部位：肥大肉質的果托

利用：切塊煮湯或直接烤食，味如麵包；亦可鮮食。

原住民名稱：Vacilol (阿美族), Cipoho (雅美族)

“帶領著我向前航行的動力，是一顆顆長在這不知名地點的麵包樹……”

這是虎克船長在1792年抵達大溪地的時候，留在航海日誌上的一段話。可見在距今200多年前的南太平洋地區的島民，早已將麵包樹當作是重要的民生用品了。幾乎所有島上的建設、飲食、習俗、信仰都離不開這個植物。還有學者曾經估算過，1-2棵麵包樹如果好好照顧，其結果量足以提供一個人一整年的糧食來源。可見麵包樹的產能和食用價值，不可小看。

在台灣，麵包樹主要分布在花東地區，以蘭嶼島為最常見。雖然原住民的使用頻度很高，可是稱呼卻一直都沒有統一。蘭嶼島民利用其通直的樹幹製造他們色彩濃厚的船舶，其他部份可製作椿打小米用的臼。樹葉可作為飛魚祭時祈求豐魚足食的材料，並用以和飛魚共煮，祈求來年漁獲豐收，解厄祈福。阿美族在飲食上的利用，則是鮮食或煮食其成熟的果實，樹身的白色乳液充滿膠質，亦可當作孩童零嘴供咀嚼食用。

阿美族流傳的故事，提到一對兄妹在一場洪水中，家園全毀，在海上漂流，以麵包樹裹腹才得以存活下來。最後他們漂流到一個島上，兩兄妹為了答謝麵包樹，於是在島上大量種植麵包樹。阿美族因此相信，麵包樹的精神不僅在於它的食用和利用價值，也在於對故鄉的思念之情。由於極度的思念故鄉，因此，那對兄妹在臨終前囑咐族人，遺體頭要朝南下葬，後代子孫至今保留了在座西朝東的茅

屋內，擺放祖先祭台的風俗。

麵包樹還有不少傳說故事，相傳在不知年代、地名的一個村落裡，有一位老婦人和兒子靠打零工糊口。後來兒子到了其他的村莊去找工作，孤單的老婦人生活更加困苦。村民每天打漁回來，總會帶著漁獲經過老婦人家，可憐的老婦人沒有錢買吃魚。有一天兒子終於回來了，帶了一把斧頭，他知道媽媽的困苦之後，為自己沒有盡孝道，非常慚愧，他走到後院，在一棵麵包樹上用斧頭一砍，結果神奇的是樹幹斷掉之後，竟湧出海水夾雜大量的漁獲。貪婪的村民知道了，每天都跑來砍樹，有一天，樹幹湧出大量的海水之後就不再有魚了，最後海水把島給淹沒了。

這些有關麵包樹的傳說和杜撰的故事，背後的意義在告訴後人，植物和原住民生活有不可分割的依存關係。從大洋洲島民對麵包樹飲食的關係，到台灣雅美族利用麵包樹造船與建築的文化，許多的傳說在流傳著，更多的軼聞則在流失當中。

現代人用麵包樹來作為男女情愛的代名詞。台灣作家張小嫻在《麵包樹出走了》裡，這樣形容纏綿的愛情：「愛情是株麵包樹，我們繞著它散步，向左向右都無妨，繞著繞著不迷路…」可見事物價值的轉變、意義的更迭，從代表族群的追思緬古，到現代的速食式愛情，遠古的先民何曾臆測到，一個厚實、簡單、純粹的麵包樹，會有現代人的這番詮釋呢？

編